

醫
巫

絲
絲

✕

i 6

東洞吉益先生門人鶴元逸著

醫巫斷



浪華書肆

青藜館
積玉圃
種玉堂

醫巫斷序

富士川家藏本

吉益君為醫也。稽古立極。剛今御方。蓋其所祖述。特在張仲景氏云。乃至其發奸誅邪。排固解難。確乎不可拔。凜乎不可動。譬猶執



醫巫斷序

錢旄制閭外命也。是以世
之疑且懼者多矣。而至衆
工無措見以為遊魂行尸
者。得君能起。則世不可以
無君也。平居謂為世之疑
懼。吐剛茹柔。阿媚希售者。

奚其無特操乎。且也予生
之初。裸蟲耳。藉令術之不
行。亦豈失為裸蟲乎。何媚
世之為屬者。其門人輯錄
師說。命曰鑿斷。此書之行
也。疑且懼者。亦益多矣。而

之射焉爾。後。識者左祖君也。猶瞿圃。

長門瀧長愷彌八父序

詩
亦
豐
矣
盛

燕
平
何
留

之縣志
卷之六

金興縣志

醫部

今之學古者
譬如葉子
夏好龍平
毒

藻中子疾則瞑眩
日
眩則舍是股栗遂

葉生欲隨潘也乃大呼如此人奚以

六方為善曰柔不順眩厥疾弗瘳苟富

其說毒中步聲則云弗眩眩上皆以姑瘡

笑者不醒
日玄
一
癸
去
以
好
六
方
可
計

好古方也是此以謂子高之好平波不

能出其龍。幸以秦龍長。之術。而後。吾
相。致。矣。嗚呼。如。此。人。矣。以。六。才。為。友。人。
幹。之。急。脫。後。世。棄。四。學。古。才。於。東。洞。先。生。
生。為。有。年。矣。乃。記。乎。日。以。閒。讀。曰。清。歌。
彩。亦。之。曰。志。也。余。素。生。等。志。於。是。年。原。
備。後。原。行。子。莊。撰。



醫斷自序

余自成童學醫。鑽研其道者。十年。所于
茲矣。每病其諸說。冰炭。施治。隔靴搔痒。
乙丑之秋。遊于京師。達觀於諸老先生。
之所為。猶未足以解此惑也。後僑居倉
街。與北興孔澤氏相知。遂締交。莫逆。膠
漆。以視孔澤氏學於東洞先生。勸余執
贄。從學焉。蓋先生之術。一據仲景。試以
奏效。其教明辦。詳實。行事為先。諸空言

虛論者。斥之不言。余侍帳前。得聞其說。則如冰解而炭灰。如撒靴以搔痒。前之病者惑者。一掃都盡。遂記其說。輯以為一小冊子。求正於先生。請評於諸友。云。延享丁卯冬十月。西肥鶴冲元逸書于洛西僑居。



醫斷後序

鶴元逸業醫。游学京師。于今七年。世醫所為。不屑為焉。聞余唱古方。束脩請誨。舍其所學。日新一日。乃識余常然。積為小冊子。而請正。余曰。無違。夫仲景者。醫宗也。歷代醫人。孰不尊奉。然謂古不合今。而異

其方法乎。余竊疑之。夫今天地。即
古天地。人物亦然。故六氣之於變
也。飲食之於養也。無一不同矣。豈
特至治疾異之哉。於是考之仲景。
以其法施方。而皆有驗。見果無古
今也。遂信篤行之。雖然漸習之久。
人多懼矣。夫非常之原。衆之所懼。

也。今子務錄此書。可謂篤志已。若
其或者垂示後進。懼者愈多。蓋若
子功成。而名隨之。若隨而人不懼。
勉乎哉。子勿以力不足為辭。余引
領以族衆不懼之日矣。寶曆壬申
春。吉益為則。



吾孟子讀書此序曰。今子九旬
而瞿錄其誰不欽。以故煩子
耳。予不能固絳。乃書寶曆戊寅
春。

從四位下 行甲斐守 大江朝臣 秋成



此序... 司命... 西肥... 鶴冲元逸著



鑿斷非命者... 西肥... 鶴冲元逸著

古人謂鑿為司命官者蓋本諸扁鵲之言是不

知道者耳。扁鵲之言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

之何是謂雖司命而不謂己為司命也可以見

已夫死生有命也命者天之令也孔子之所罕

言諸子之所不得聞也鑿其如夫命何蓋鑿者

掌疾病者也謂之掌疾職則可矣謂司命官則

鑿斷

所以誣扁鵲惑來學者莫斯為甚矣學者思諸

死生者命也自天作之其唯自天作之醫焉能
死生之哉故仁不能延勇不能奪智不能測醫
不能救唯因疾病致死非命也毒藥所能治已
蓋死生者醫之所不與也疾病者醫之所當治
也故先生曰盡人事而待天命苟人事之不盡
豈得委於命乎是故術之不明方之不中而致
死者非命矣執古之方體今之病能合仲景之

多々々々
スルヤ
モツヤ

規矩而死者命也質諸鬼神吾無愧爾世醫動
輒預定其死生彼其意謂斃於吾手則害于名
矣問有一二中者益信其臆不爽也夫察聲氣
色眡其死生周官所命也豈不可乎雖然察之
以臆眡之以臆使其生者輒編之鬼籍恕乎東
手以待其斃是豈仁人之心乎故既眡其死
猶且盡吾術以望其或生古之道也然而不生
然後可謂命也已矣唯重其名故唯眡其死不
能忘死生於執刀圭間所以惑也唯重其仁故

唯眠其生所以世醫所謂死者間有起者也故
曰死生者醫之所不與也

元氣

元氣之說聖人之所不言六經莫有焉蓋自漢
儒創也下至唐宋大盛遂為醫之恒言曰元氣
虛曰元氣衰曰補元氣夫元氣者陰陽一元氣
也天之所賦人之所生所謂先天之氣也是豈
可虛衰者哉亦豈可補乎哉若夫隨年齒而旺
衰者天地之道萬物之常也非人力之所能挽

回矣如其當強壯而衰弱者則有所抑遏也除
其所抑遏者則自復其常矣彼不辨之妄以為
虛衰而欲補之可謂愚矣又曰行氣則病自除
蓋本之素問曰百病生於氣雖然病之者毒也
毒乘之也豈氣特病乎又豈毒自除乎說者不
論及此誤矣

脈候

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脈亦然古人以體肥瘦
性緩急等為之規則然是說其大抵耳豈得人

人而司乎鑒謂人身之有脉猶地之有經水也
知平生之脉病脉稍可知也而知其平生之脉
者十之一二耳是以先生之教先證而不先脉
先腹而不先證也扁鵲曰越人之為方也不待
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可以見已且
如留飲家脉千狀萬形或無或有不可得而詳
矣夫脉之不足以證也如此然謂五動或五十
動候五藏之氣者妄甚矣如其浮沉遲數滑瀉
僅可辨知耳三指舉按之間焉能辨所謂二十

七脉者哉世有隱其病使鑒診其脉以試之者
乃耻其不知之似拙以意推度言其髣髴欲以
中之自欺之甚矣鑒其思諸

腹候

腹者有生之本故百病根於此焉是以診病必
候其腹外證次之蓋有主腹狀焉者有主外證
焉者因其所主各殊治法扁鵲曰病應見於大
表仲景曰隨證而治之宜取古法而求其要矣

臟腑

周禮曰參之以九藏之動而不分腑也仲景未嘗論矣無益於治病也傷寒論中適有之然非仲景之口氣疑後世攙入也夫漢以降以五行配之以相克推病且曰腎有二曰臟五而腑六曰臟六而腑五曰有命門有心包有三焦其說弗啻堅白要皆非治疾之用矣

經絡

十二經十五絡者言人身氣脉通行之道路鑿家之所重也然無用乎治矣是以不取也如鍼

灸法無一不可灸之穴無一不可刺之經所謂所生是動井榮俞經合等亦妄說耳不可從也引經報使

本草曰其藥入某經某臟又曰其藥治某經病其藥其經之藥也某物某臟之劑也其分別配合歷歷乎如可據者若其如此誰失正鵠然而不可以此治病則其為牽強可以知己古法唯因上下表裏所主而處方不同焉耳

鍼灸

鍼灸之用。一旦馳逐其病。非無驗也。唯除本斷根為難而已。如痼毒灸之。則動動而後攻之。易治。故鍼灸亦為一具。而不必專用。亦不拘經絡分數。毒之所在。灸之刺之。是已。

榮衛

榮衛者。氣血之別稱也。所謂榮行脉中。衛行脉外。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亦理而已。非疾鑿之用也。不可從矣。

陰陽

陰陽者。天地之氣也。無取於鑿矣。如表裏為陰陽。上下為陰陽。猶可矣。至如朱丹溪陽有餘。張介賓陰有餘之說。穿鑿甚矣。後人執兩家之中。以為得其所。所謂子莫之中耳。其他如六經陰陽。不可強為之說。非唯無益於治。反以惑人學者思諸。

五行

五行之說。已見虞書及洪範。下至漢儒熾言之。素問難經。欲由是以總天下之眾理。窮人身之

百病說之若符契然雖然要皆論說之言已今
執其說施之七術則致謬千里是吾黨所以不
取也後人增演其說以誇窮理可謂無用之徒
也已

運氣

五運六氣者無驗於病也考司天在泉推大過
不及定寒熱溫涼按主病試應脉者無有其驗
可謂迂矣要是陰陽家之言奚取於疾病鑿乎

理

世之好言理者必物推事窮至其所不通鑿以
誣之蓋理本非可惡者也惡其鑿焉耳故雖口
能說百病之理而難其治者為其鑿也夫理無
定準疾有定證豈可以無定準之理臨有定證
之疾哉故吾黨論其已然者不論未然者又不
論其所以然者蓋事理相依不離者也故事為
而得之理默而識之

鑿意之說一出而世之狡兒以為口實曰鑿之

海歸
法

道唯意以推之何必讀書受業而後為之邪吁
妄哉陋哉豈可與言道哉蓋鑿之為道自有一
定法何鑿推妄行之為其如是也不由規矩以
擬方圓不用繩墨而置曲直豈得不差乎學者
思諸

痼疾

世醫以痼疾名持病而難乎治矣至如中風隔
噎脹滿痿痺等難之益甚是无它方不得法也
蓋方法不愆焉則無病不愈也今從法處方其

所難者得治不少矣彼已不能治則雖千百人
中起一人不亦善乎此非入門同道不易論焉

素難

素靈二書古人以為先秦之偽作周南先生曰
六朝以降之書然其中間有古語可法者學者
擇焉難經傳以為越人書也而其言理最勝故
害道亦多考之扁鵲傳亦唯偽作而已

本草

本草妄說甚多不足以徵也然至考藥功豈可

廢乎、宜擇其合於仲景法者用之。至如延齡長生補元氣美顏色入水不瀉、白日見星、殊不可信也。其非炎帝書也、不待辨而明矣。後世服食家說、攬入本經、不可不擇焉。

修治

後世修治之法甚煩、如煨炮炒、中黑微炒、酒浸、酢浸、九蒸九曝等、與作飯、作餅、為羹、為齋之法、何別乎。去酷烈之本味、偏性之毒氣、以為鈍弱可狎之物、何能除毒治病哉。蓋毒即能即毒、

製以益毒則可也、殺毒則不可矣。

相畏相反

相畏相反之說甚無謂也。古人製方、全不拘于此。如甘草芫花、未見其害也。其他亦可以知已。

毒藥

藥者草木偏性者也。偏性之氣皆有毒。以此毒除彼毒耳。周禮曰、聚毒藥以供醫事。又曰、以五毒攻之。左傳曰、美疢弗如惡石。古語曰、毒藥苦口、利於病。內經曰、毒藥攻邪。古者以藥為毒、可

以知己後世自道家之說混于疾醫以藥為補氣養生之物不知其為逐邪驅病之設也可謂失其本矣甚則至有延齡長年還少不死等之說庸愚信之煅煉服食以誤其身者多矣悲夫

藥能

諸家本草所說藥能率多謬妄故先生壹皆考信於仲景氏云參觀其方功用可推也今舉本草所載不合仲景者一二如人蕒治心下痞鞭而彼以為補氣石膏已渴而彼以為解熱附子

逐水氣而彼以為溫寒其相齟齬者大抵為爾先生別撰藥徵以詳之故不贅于此

藥產

藥產有其土宜處其土不宜處其土之所生性之所稟不可不詳也

人蕒

人蕒有數種今觀清韓賈舶所載來者皆非古也蓋蕒本味苦治心下痞鞭之物也仲景之書及千金外臺方中所用可見已自服食家之說

行有補元氣益精力之言於是以浸甘草汁其
味加修飾美外形以銜貴價也人以為救死之
良藥鑿以為保生之極品承誤以傳眩瞶而失
真矣貧賤而死者以為不用浸之尤富貴而斃
者以為浸不及救之唯遁辭於彼而已且今用
之必下痞鞭不治和浸能治之是其由製造可
以知也

古方

方者莫古於仲景而仲景為傳方之人非作方

之人也蓋身為長沙太守博集羣方施之當時
以傳後世而其書具存焉故欲用古方者先讀
其書方用可知然後藥能可知也未知方用焉
能知藥能乎雖然未知藥能則方用亦不可知
也况方意不可解者甚多矣蓋雖仲景亦或有
不解者雖則或有不解者而昔人所傳既用有
驗者又奚容疑焉降至千金外臺書方劑不古
者居多其可取者不過數方而已概多味者可
疑矣世有欲以數藥兼治數證者自謂無不中

也亦唯暗投瞑行也已學者思諸

名方

世俗所謂名方者間有奇效故鑿傳之非鑿者亦傳之不審其所出而一時施用有驗者相傳以為名方也蓋載書籍者未必佳傳俗間者未必不佳宜博求普問以輔其術矣

仲景書

仲景書有傷寒雜病論金匱要略玉函經共論傷寒及雜病甚詳悉焉然如要略玉函偽撰已

先生辨之故不贅也雖傷寒雜病論獨出于仲景然叔和撰次本加以己說方劑亦雜出失本色者往往有之且世遐時移謬誤錯亂非復叔和之舊不可不擇也後之註家皆為牽強附會不可從也故先生之教其理鑿者其說迂者一切不取之所以求其本色也學者宜審焉

傷寒六經

傷寒論六經非謂病在六經也假以為紀也已及其施治也皆從證而不拘焉如後世謂某證

在其經某經傳某經及誤下越經傳之說皆非矣不可從也

病因

後世以病因為治本也曰不知之焉得治予嘗學其道恍惚不可分雖聖人難知之已然非謂無之也言知之皆想像也以想像為治本吾斯之未能信矣故先生以見證為治本不拘因也即仲景之法也今舉一二而徵焉中風頭痛發熱汗出者下利後頭痛發熱汗出者皆桂枝湯

按傷寒論
作白虎加
人參湯誤
今據十
方

主之傷寒寒熱往來胸脇苦滿中風寒熱往來胸脇苦滿或瘧或腹痛或熱入血室有前證則皆小柴胡湯主之傷寒大煩渴中熱大煩渴皆白虎湯主之是雖異其因而方則同矣可見仲景從證不拘因也若不得止論之則有二矣飲食外邪是也雖然入口者不出飲食蓋留滯則為毒百病繫焉諸證出焉在心下為痞在腹為脹在胸為胃在頭為痛在目為翳在耳為聾在背為拘急在腰為痠癢在脛為強直在足為脚

氣千變萬怪不可名狀矣邪雖自外來其無毒者不入假如天行疫氣間有不病者天非私人非不居氣中是無毒也然則一也故仲景隨毒所在而處方由是觀之雖曰無因亦可是以吾黨不言因恐眩因失治矣後世論因其言多端不勝煩雜徒以惑人不可從焉

治法

治有四汗吐下和是也其為法也隨毒所在各異處方用之瞑眩其毒從去是仲景之為也如

其論中所載初服微煩復服汗出如冒狀及如醉狀得吐如蟲行皮中或血如豚肝尿如皂汁吐濃瀉出之類是皆得其肯綮然焉者也尚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可觀仲景之術三代遺法也今履其轍而嘗試之果無有不然焉者也於是乎吾知其不欺我矣然而世人畏瞑眩如斧鉞保疾病如子孫吁其何疾之除哉甚矣其惑之也

禁宜

人性之所好惡不同稱口腹者為宜不稱者為
不宜古者養精以穀肉果菜未嘗言禁宜也後
世嚴立禁宜曰某物增病某物勝藥也然其為
物所奪者非藥也何以勝彼病之為哉立禁宜
之弊至進其所惡禁其所好不亦左乎
量數
銖兩升斗古昔所用甚密矣雖然年世悠久不
可得而審也如其概則可推知己先生乃有所
考畧此後世彼方一貼之重大率不下數兩今

見華客來長寄者所用亦然此方有一錢為
一貼之說輕重僅出入此耳夫以殺性之藥作
如此小劑且其煎煮之法不一而止再者其淳
服之何其治疾勝毒乎是故先生之教專守方
書輕重必較多少必量如其再者則古所無也
故不為矣

產蓐

產蓐之法方土所習各殊其有害者除之無害
者從之勿為收生家法所拘束焉恐反生它病

已蓋產後困倦欲眠且卧而今京師俗數日戒之甚不可若血暈欲以薄衣之劑防之妄矣且審證治之又妊娠腹帶之法中華古無之本邦有之者世謂

神功皇后征韓妊娠擐甲故用之非常法也

初誕之法務去胎毒為主且不早與乳可也二

三日為度若早與之其毒難去如朱蜜茯苓五香等何毒之逐不用而可至其有病者莫令綿

延須急攻之今人動輒謂人之稟性古今有厚薄今也薄矣故不勝攻擊也且補之惡是何言哉夫人者與天地參焉天不裂地不壞何唯人之異哉雖草木亦然以今之藥攻今之疾何畏怖之有

痘疹

痘疹之證古籍不概見焉東漢初始有之

本邦則

聖武帝時云蓋天地人物無古今一也豈古有

之者無于今今有之者無于古哉意者自古有
之不傳其名已其為病也始與癰瘍無異矣治
法亦以除毒排膿為主如補瀉二法則不知者
之所立耳蓋見毒酷而死者也未見毒盡而斃
者也其斃者是酷毒壅塞之所致也醫其詳諸
人攻補草木亦然今之醫如金之其
鑿之於術也攻而已無有補矣藥者一乎攻焉
者也攻擊疾病已內經曰攻病以毒藥此古之
法也故曰攻而已精氣者人之所以生也可養

以持焉養持之者穀肉果菜耳內經曰養精以
穀肉果菜不曰之補而曰養古之言也蓋雖穀
肉果菜乎猶且難補之而况藥乎豈人力之所
能也哉故曰無有補矣後世並論攻補歧藥
之專為補氣之說曰病輕則攻之重則補元氣
若強攻之元氣竭死夫藥者一乎攻焉豈得能
補之哉元氣果可補則人焉死妄誕特甚矣

虛實

夫正權衡而後輕重可較也審平常而後虛實

可論也。蓋人自有常焉失常然後有虛實矣。於精氣謂之虛，於邪氣謂之實。何以言之？內經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夫精氣者，人之不可無焉者。唯懼其虛，故言之虛；又言之奪，邪氣者，人之不可有焉者也。唯懼其實，故言之實。又言之盛，是故虛以養言，實以攻言。攻之者，毒藥養之者，穀肉。此古之法也。故虛實皆可由平常而論焉。有人於此，體甚羸弱，所患最多。問曰：僕免身至今，如此其患，衆醫咸曰：如爾，此天質

之虛症也，病不可治矣。若欲強治之，其斃也必矣。不若補以全生也。乃以藥代飲食，無一日廢之。雖然，尚仍舊子之所見，亦如之乎？願聞其說。曰：豈其然乎？以余觀之，子之所患，是乃實也。其人譌然曰：子何言之妄？瘦瘠如此，加之病，人咸為虛症，何謂之實也？曰：吁！何此之謂哉？夫虛實者，失常之名也。於邪氣謂之實，於精氣謂之虛。子已有病，何命以虛乎？又豈得謂之天質乎？哉。是當其胞胎之初，受疾而生，精氣為其所抑。

壓而不能充暢者耳。內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也。然則審其術以攻擊之，飲食隨其嗜欲，則病去而精氣自充暢矣。夫然後肥瘠強弱是其性已於此乎？可謂天質而已矣。彼不由平常而論虛實也，紛紛乎不知所適從矣。故目不見其病，唯羸弱是視，遂名以虛症，不亦謬乎？是不正權衡而較輕重者也。且夫所欲補之者，非藥乎？藥者，偏性之毒物耳。是以雖能拔邪氣而不能補精氣也。若唯精氣之虛，盡以穀肉養之，彼

既欲補不能也。竟使人不免瘁爾。懷病以終其身也。悲夫！要之坐不辨其為失常之名焉耳矣。又如謂氣虛、腎虛、脾虛之類，亦率準之皆不因疾命名，愆之所創焉。

鑒斷畢

蓋德畢... 內經曰... 虛是也... 則病去而精氣自充... 其性已於此... 而論虛實也... 因疾命... 又吐... 身也... 則...

題醫部後

西肥鵠元逸世以增仕佐有大友多
久氏曩歲來于平安受業東洞先生
寫乃述其說著醫部既而歸矣亡策
而就木先生為之哭泣曰惜哉鵠氏
之子天若假之年補翼吾道無憾
然也已何生不幸也今為備裝以謀

刻此書。使轉子石。朽也。邪者。而省起。
來。謝机前歎。余雖謫。亦以此典在。未
列。取而校之。且補其遺漏也。如改補
及虛實。則以更換已。既終。其志云。爾
寶曆己卯春二月。
平安中西雅忠子文影

